

# 音符的天使

## ——李軒的香港夢



■ 白色鋼琴，象徵希望與光明。

李軒11歲起學習鋼琴，他擅長演奏古典音樂，更考獲英國三一音樂學院ATCL鋼琴演奏文憑。另外，他亦喜歡唱歌，更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聲樂。現為「快活路德樂隊」的主音歌手，積極參與各類型的音樂活動。在香港展能藝術會的安排下，李軒近年得到著名鋼琴家羅乃新老師指導，令琴藝更上一層樓。

### 早已嶄露頭角

李軒在2009年「藝無疆：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」比賽中，獲得「最傑出藝術表現獎」，把高難度的古典音樂及流行歌曲混合起來，以美妙而獨特演繹方式，自彈自唱，得到觀眾及評審一致的讚賞。作為展能藝術天使，他肩負起以藝術推動社會共融的責任。在香港展能藝術會的安排下，李軒前往美國華盛頓參加「2010 國際展能藝術節」及2011年韓國首爾「第八屆國際展能節」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作交流及演出。

近年於多個公開場合與不同的音樂大師和藝術團體合作，汲取豐富的演出經驗。他在港樂「社群和諧」籌款音樂會及香港展能藝術會「弦韻傳情樂展能」慈善音樂會中，分別與香港管弦樂團，以及香港愛樂團合奏。李軒曾與著名胡琴大師黃安源先生在上海世博香港周活動中，以鋼琴和二胡合奏《獅子山下》表現香港精神。他參與康文署2010社區文化大使計劃《指上芭蕾》的演出，與香港芭蕾舞團及展能藝術家鄧燕妹，糅合多種的藝術媒體，把展能藝術推廣至社區。李軒更獲邀參與由龔志成策劃的「開放音樂—街頭音樂系列」，演出即興演奏。積極尋求藝術上的突破之餘，李軒也致力服務社群。2009年他與流行歌手張敬軒在「琴牽我心」慈善鋼琴馬拉松義演及「樂施音樂馬拉松」中演出。

李軒因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變而影響視力，剩餘不足一成的視力。視障雖然阻礙他學習音樂，但也同時成為他學習音樂的動力，令他更加珍惜現有的機會。在浩瀚的音樂世界裡，他還有很多學習空間，在未來的日子裡，他希望音樂造詣不斷提升外，並可與更多人一同分享，以音樂影響別人的生命。

李軒的弟弟李昇同樣患有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變，導致嚴重視障，卻沒有影響他對音樂的熱誠。他以優異的成績考獲三一音樂學院ATCL演奏文憑。李昇在2009年舉辦了他的個人音樂會，希望透過自己的經歷勉勵年輕人，宣揚正確的人生觀及珍惜自己所擁有。近年，他積極參與各類型演出，2012年分別在香港藝術館免費周日音樂會系列——藝韻樂音和哥哥李軒舉行二人首個迷你音樂會「朦朧的音符」，並在「樂韻展翹—香港展能藝術會慈善音樂會」與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香港校友會的音樂家同台演出。2010年，曾參與「愛同行音樂會」和「暗中作樂」聲演會表演，並在「藝無疆：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2011」同時獲得「最傑出藝術表現獎」及「個人特別獎」。

### 有力支援：香港展能藝術會

基於「人人生而不同，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不同」的信念，殘疾人士雖然面對身體上不

同的情況，卻仍然擁有藝術的天分。因此，香港展能藝術會成立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家計劃，為具藝術才華的展能藝術家提供獨特的發展計劃。香港展能藝術會並委任新一屆的「展能藝術天使」及「青葉藝術家」。

香港展能藝術會於周年會員大會上公佈2013年的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家，並由主席林彩珠女士頒授委任證書。獲委任2013年至2015年度展能藝術天使包括：高楠、廖東梅、李業福、李軒及李昇。其中，李昇是首次成為展能藝術天使。五位展能藝術天使擁有不凡的藝術才華，並有志在藝術方面挑戰自我，負起使命推動「藝術同參與，傷健共展能」的理念，透過藝術活動建立一個共融的社會。

香港展能藝術會於2005年起，舉辦展能藝術天使活動；並於2012年舉辦青葉藝術家計劃；均為三年一屆，旨在為造詣已達一定水準的殘疾人士註冊，把他們的作品向公眾推介及宣傳，並提供藝術發展及活動資訊，幫助他們建立個人藝術發展的路徑和網絡，並且在藝術上取得更優秀的成績。香港展能藝術會將為委任為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家的展能人士，因應他們的需要及獨特性，籌劃獨特的發展計劃。香港展能藝術會主席林彩珠女士表示：「香港展能藝術會透過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家計劃，作出重點培訓，提供更多機會，使他們的潛質得到發揮。在計劃培育下，大部分的展能藝術家都能更上一層樓，部分更跳出香港，邁向國際，充分展現生命的姿采以及藝術的天賦，成績令人鼓舞。」

### 未來：我的香港夢

從11歲開始學習音樂，視障帶來的困擾是顯而易見的。音樂的教育在香港是非常普遍的，因此，李軒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困難所嚇倒，而是堅持下去。在母親的鼓勵下，李軒為了能夠準確認讀五線譜，只能將樂譜放大，從而一小節、一小節地記下譜子。這個過程是痛苦的，也充滿了枯燥，但是李軒從來不曾放棄。為着能夠盡快進入演奏的狀態，李軒只能採取先記譜、再演奏的方法，從而使得自己的雙目壓力得以減輕。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，李軒接觸的練習曲其實不多。很多的基礎練習，其實是在長大以後才涉及到的。

在記者的詢問下，李軒說出了自己心中最為喜愛的音樂家——莫扎特與拉赫瑪尼諾夫。因為他們的作品能夠給人陽光與激勵的感覺，卻又不那麼生硬。也許是風格的緣故，李軒最為喜愛與交響樂隊進行合作，演奏協奏曲。這樣的經歷已經有了很多次。他多次走進香港藝術館、多次出國，為的就是證明自己的音樂才華不因藝術之外的因素而有所損耗。

與弟弟李昇的合作——四手聯彈，是非常有趣的。其實，兄弟二人的演奏風格大相逕庭。李昇偏向細膩，而弟弟李昇的演奏則更加有力。雖然練習的磨合中有各種各樣的插曲，但是，當兄弟二人走上舞台時，他們的旋律是如此動人。談到日後的藝術生涯，李軒已經開始接觸美聲的聲樂演唱——以詠歎調為主。這是一種心境的書寫。因為他希望自己的藝術語言能夠被人所接納。不僅僅是鋼琴，他希望自己以後能夠創作出許多的歌曲，為自己的藝術生活譜下新的樂章。他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演奏和作曲，出版自己的音樂專輯，獻給他愛的人、愛他的人——這是李軒的香港夢。

雖有視障的困擾，但是李軒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藝術夢。人人生而平等。這句口號在社會人文的氛圍下，對李軒更多是一種激勵和鼓舞。在香港展能藝術會的幫助和推介下，他演繹出感人的音符——我有一個香港夢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## 社會原子化的反彈：宗族走向復興

中國傳統宗族，既是社會結構，也是一種文化群體現象。它的作用體現在傳統宗族的教化職能，培養出大批知識分子。很多宗族中的富裕家庭子女，成為中國二十世紀著名的政治人物，影響了中國社會，如孫中山、毛澤東、周恩來等。而廣東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，更是大家族培養的典範。這樣的人物出現，是宗族職能的體現，他們試圖改造中國的農村結構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中國的宗族。

1949後，中國的宗族勢力一度被邊緣化，原因是內地政府奉行「政權下鄉」的原則，在農村中建立政權性質的組織，將宗族共同體由新的共同體代替——農村有生產隊、村民小組等，城市則是靠單位、編制制度去維繫。宗族的一些職能也被國家化——例如對輕微犯罪的人進行管制等等。

改革開放後，內地出現了社會原子化趨勢，社會走向個體，個人獲得不同程度的自由的同時，也導致個人失去了賴以依靠的共同體——農村的生產隊、村民小組隨着進城農民的出現，而逐漸瓦解；城市，則隨着人才流動頻繁、戶籍制度的逐步改善，人員流動加快，傳統的單位制度也慢慢解體。

同時，中國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宗族勢力，在1949

年後，由於歷史以及連結港澳台、海外僑胞的原因，並未徹底消失。因而改革開放後，政府開始強調對外開放、吸引外資——尤其是華僑華人的資本進入大陸。宗族的血緣紐帶，成為一種拉動地方經濟的方式與資源。因而各地宗親會紛紛建立。

在一個社會中，既要保障自由，又要讓人有安全感與歸屬感，那麼，需要的是介於個人與政府之間的市民社會，讓個人依據自己的喜好、價值或利益形成「小共同體」。但是，當今中國社會的這種「小共同體」發育還極為不成熟。在這一背景下，宗族重新在一些地方興盛起來，承擔起小共同體的職能。宗族不僅僅成為政府管理農村的一個方式，同時，在法律意識不斷增強、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的背景下，宗族也成為權利與利益博弈的一種工具。

其實，前人甚至洋人在總結中國近代化以來的宗族現象時，就發現過度強化的宗族意識，會讓中國人只有家族、地域的觀念，而缺乏了整體意義上的國家、民族觀念。晚清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，在相互交誼時，也是以同鄉而聚集的。著名革命黨人陳天華就強烈抨擊過這種「只有鄉土、沒有國家」的思想意識。

大而化之，從家族、地域到整體意義上的國家民族，



■ 宗族聚居村落



■ 古代祠堂

這種群體概念的擴大，不是空洞的。以香港為例，香港人面對的國家概念，不是抽象和空洞的，而是極為具體和實際的生活存在。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忽略和迴避的事實。例如，在本港，一個往生者的碑文，一定會有其在中國內地的祖籍地名稱。而在現實中，日用的蔬菜、飲用水，甚至金融體系的銀根存底，悉數來自於中國內

地。試想，若具有中國內地、大陸等標示的人或物在一天之內全部離開香港，香港會出現怎樣的景象呢？

香港是一個尊重個體自由、同時又有濃厚宗族傳統與祖先崇拜的地方。這種傳統與現代的融合，應該促使香港人有更多的現實和理性思考。這對當下或是未來的生活，都將有巨大的裨益。

文、攝：徐全